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四十九回 善神守護善人家 惡黨聞災知警悟

狐精向蝦精老漢說道：「原來這辛獨過惡，傷害生靈，神王不宥他，把他平日這些被害的冤孽，都守住他災害的妻子，只等他惡貫兒滿，便報應。誰想我等救了一村蛟患，他這冤孽不得討命超生。」蝦老說道：「一村吃魚蝦、獵走獸，千千萬萬，偏生在他家？」狐精道：「我也正是此言。他道神王有冊籍，注定惡人輕重大第，先後大小報應。」蝦精道：「冊籍，你見來麼？」狐精道：「我也要看他冊籍。他道神王參謁高僧去了，把冊籍放在鄰老善人家。」蝦老道：「我也說方才眾人中一老者，說辛獨買活兔的不是。可見善人人喜神也歡。冊籍放在善老家，我與你到他家去看。」狐精乃同蝦老隱了身，走入鄰老善人家。只見鄰老家中，一個善神坐在堂中守護著家堂。那冊籍祥光射目，善神見了二精道：「你這兩個業障變人貌，隱幻身，何敢撞入善門？想你那那咀嚼你的，與你有命性干連。你當入他室，仇他毒。哀此善門，毫無違礙。」說罷，把手內一個鐵如意向二精打來。二精忙忙說道：「善神菩薩，我們雖是要報仇的，卻也不同。」善神喝道：「我看你二怪甚麼不同？」 貌雖老少人形，情卻猙獰古怪。

一似長鬚爪蝦，一似獠獍狐態。

你們冤自有頭，這家毫無你債。

速去他處現形，誰家買你殺害。

二精聽了道：「我兩個在辛獨之家，聞知神王有冊籍報應次第，特來求看的。」善神不肯與他看，狐精便來搶了冊籍，往屋外飛走。善神趕來，蝦精乃執著茶瓶，取出全真與的丹藥一丸，叫聲：「變！」那仙丹即變了一丸石彈子，圓滾滾，直敵那如意，左來打左抵，右來打右擋，兩相戰鬥，卻遇著神王回到取冊。見兩個戰鬥，看了一看，怒道：「何物邪怪，敢與善神相競？」乃執神斧來砍蝦精老漢。老漢忙了，見那彈丸抵敵不住，隨把茶瓶捧在手中。只見那瓶中五色毫光外顯，光中鑽出一朵紅蓮。此時善神與神王停著兵器說道：「救苦難的菩薩寶器，你是何怪，敢竊了來？」蝦精道：「我這寶器乃高僧與的，如何說竊了來？」善神道：「那狐精現搶了冊去，此寶豈不是竊的？或者也是搶來的。」蝦老道：「石彈乃是仙真之丹，茶瓶乃是高僧之器，他們見在荒沙之前，特為善人來救。」神王聽了，乃與善神笑道：「原來你二怪也是學好改行的邪怪。且問你：「高僧仙真既來救護善人，卻又叫你來做何公幹？」蝦老道：「只因救善，恐縱了惡黨。依仙真道法，要剿滅了惡人，以扶持善信。依高僧慈悲，要那惡黨聞災知警，速改行修善，以免災殃。方才因辛獨惡貫將滿，說神王有報應輕重大小冊籍，我等欲看了，以便回覆仙真，故此入這善門，觸犯了威靈。」神王聽了，便收了神斧，叫狐精拿了冊籍來，共同一看。當時展開，只見冊上注得甚是明白，也有合家齋素，全不殺生害物的，乃第一行，應增福壽；也有為父母災疾，不得已宰殺孝養的；也有為王差享祭畜養、犧牲忠公的；也有為祀祖祭先取物，實那籩豆的，俱在二行之上，應當無過無災。以下便注著恣口腹之美，肆宰殺之慘，多寡有數，時日無虛的，應當報以合家大小輕重災難。卻最不善的是辛獨，行事奸詭，立心兇暴。殺戮過多，應當惡報。狐精只看了這一行，把個冊籍交還了神王，扯著蝦精道：「事實有據，我與你報與高僧仙真去，叫他作計較罷。」二精飛走，到了全真前，將這事情說出。全真乃向副師說道：「世事看來善門自有善神擁護，惡家自有邪怪守著，觀隙俟時，料那神王冊籍注定，豈縱了？我等已方便了他蛟患，真是那善人成就了他們的，且各自迴鸞去罷。」說畢，叫那蝦老、狐精過來：「你二精只仗著辛獨貫滿，應去報仇。我等去也。」遂別了副師而去。副師同尼、育二師取了蝦精茶瓶，乃說了五言四句偈語，發付二精而去。說道：

一害還一害，應作報怨看。

村中有善信，如意寶瓶安。

副師說罷而回，二精贊歎而去。三人來到前路靜處，只見一個老僧面貌不似前的，坐在沙岸上，持著數珠兒念佛。副師見了，向尼師說道：「取瓶尊者在此。」乃上前頂禮，將瓶交付道：「蒙菩薩點化，救得村人，分別善惡，仍得全真道力扶持。那僧只點頭念佛說道：「三眾有齋化餘剩，齋我老和尚一頓。」副師道：「有齋奉獻，怎敢供餘？實未有齋。」那老僧只是念佛。尼師道：「師史看此僧，非昔尊者，為何錯認，又把個茶瓶付他？」副師道：「一任其非是，我以信心為是。此僧若知非是，故認非是即非是也。彼不知非是，我不知非是，一施一家，彌陀豈遠？皆此實心。師弟，你一說非是，我與你便皆有非是。看這非是作何因緣？」那老僧見三眾答以無齋，他仍舊坐著念佛，副師見這光景，也念了一聲佛，辭別而走，到得庵門，只見往來來，許多善信，都是瞻禮祖師的，說道：「三位師父回來也。」副師三人上殿參禮世尊、兩廡尊者，只見九位尊者前不見童子茶瓶。副師知其意，稽首祝贊未畢，只見那老僧也走回庵，到廡下把瓶兒放在尊者前，向庵僧說道：「我早見這位菩薩前不見了瓶子，只道是人竊去，原來是這三位帶了去救村人。適我沙上化齋，三位還我，我不敢言。今原還了菩薩。」庵僧道：「老師父，你今日得了齋麼？」老僧道：「得了齋。」副師三人見聞不言，但向尊者前又復頂禮，隨進靜室參謁了祖師，說道：「弟子奉師旨，解救了鐵鉤灣村人患難，回來拜復。」祖師點首。只見座中有一善信開口問道：「三位高師救那村人，何等患難？」副師答道：「救他蛟起患難。」善信道：「我這海邊蛟起，定然大水漂沒。不論三五百家眾，俱要淪喪。這是劫數使然，還是過惡之人造出冤孽？」副師答道：「劫隨惡造，兩相積成。」善信道：「雖然，其中寧無一善人？當年我這村中也曾遇難，有善人家眾，俱被沉淪，此又何積？看來也是適然。」副師答道：「善信大姓何號？」善信道：「小子魏真，實不瞞師父，我家已三代行善，有始善而終卻不善，有為利而善，有貌善而心不善，紛紛不等，安可概謂之善？倒不如平常作惡，一旦悔過向善的，倒真實是善。」魏真聽了又問道：「師父，你且說這貌善而心實不善的，卻是何等？」副師道：「見人笑面，恭身利己，狡貪刻薄，此名為貌善。」魏真道：「這等可有個報應待他麼？」副師道：「有報應，須是見虎而怒目視，皺眉乞憐，此處虎豈哀怨？終是狡貪刻薄無用也。」魏真點首，又問：「名善而實則不善的，卻是何等？」副師道：「名傳齋素，暗地坑人，此名為實不善。他的報應，來不意之禍患，陷眾見之圈套，此自生前，還有阿鼻繼後。」魏真聽了，駭然驚懼。又問：「始善而終不善的，何等？」副師乃說七言四句，道：

可惜前功高大戶，陡然敗子出家門。倒不如為利為善終得利，一念仁心改昔非。

魏真聽得，合掌道：「信如師父之言，毫忽不差。但我等村鄉愚民，只曉得禍患之來，求神買藥，哪裡知道有這個不消求神買藥的道理？」魏真與副師講說，在座善信甚多。一時聽聞了這善惡真假都有個報應，乃齊齊的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說道：「張大老，如你家之事，也是個報應了。」張大老便看著李大老，說道：「如你家這事，也是個報應了。」紛紛齊講亂說。魏真便說道：「你眾人不要亂講，師父們原是演化度人，無有不開心見義，與你們分割善惡報應，方便你各門安靜。」尼總持便說道：「魏施主，演化度人是我祖師本願，但我師化在不言。即言，有明說的，有暗指的，總不過片語半偈，世多不解。我師卻又言之不多，所以我等代師之言，豈好多言也？諸善信家，若果有不明疑事，無妨說出，我等自為分割。」只見張大老開口說道：「小子家有一樁怪事，為此心意不平。撰了幾句，師父試聽。」乃說道：

白日陰魂講話，黃昏母雞啼鳴。炎天池水凍成冰，男子結胎懷孕。

尼師聽了笑道：「此惡報也。」張大老道：「我家也多行善，有何惡報？」尼師道：「此陰惡勝陽，多是中饋有不善之報，根因卻在施主。蓋施主為一家之主，你不善以待那妻妾，故妻妾屬陰，積陰成厲，若不速改入中正之道，只恐積厲生患。我為善信慮也。」張大老乃問道：「即如師言中正之道，卻是何道？」尼師道：「夫有夫綱，妻有妻德。夫失其綱，妻必無德。」張大老點頭道：「說得是，說得是。」李大老也開口說道：「小子家有一件古怪古怪事情，為此撰了幾句。」說道：棠棣開花作怪，堂前荊樹成精。貓兒被鼠咬其脛，布粟為妖相競。

尼師聽了道：「此亦是惡報。」李大老道：「我家也積善，如何惡報？」尼師道：「此昆弟不相和，多是居幼的行惡，居長的

無禮，這兩惡積成，定有官非口舌之報。」李大老道：「可救解得麼？」尼師便問道：「施主你崑玉幾位？」李大老道：「我無弟兄，只小子一個。」尼師道：「有幾位郎君？」李大老道：「這卻有三個。」尼師道：「施主平日無教子之方，必是郎君昆弟不和也。」李大老道：「小子從來家教甚嚴，專在這昆弟上著力。只因我先祖父昆弟爭競，不相容忍，小子所以把子教他和睦，惟恐爭競。」尼師聽了，合掌起來念了一聲梵語，說道：「此先世積來也，報應根因斷然不爽。施主，你只能警先覺後，在那法上為解；不曾積一善道，在這陰功上求解。任你教子相和，怎奈他冥冥作怪。」李大老聽了點頭服義，說道：「小子只求個三世解冤的陰功，望高僧明指教誨。」尼師自不敢主，乃扯李大老下坐，望祖師稽首，求賜度脫。祖師眼看著三個弟子，道：「此不可以理解，亦難教化。汝三人當清其根因，剿其孽怪，可望消釋。」副師三人乃領師旨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這李大老的父在日，叫做李殺虎，心地偏窄。有弟兄三個，這殺虎居長，欺二弟占家財。以故二弟不忿，經年爭訟。莫說家財費盡，亦且臭名遺後。一日殺虎物故，到了陰司，墮入抽筋地獄。獄主把他簿子查勘，大怒道：「你這無人倫的業障，大惡至此。」殺虎道：「小子有甚大惡？」獄主道：「弟兄乃人倫一宗正道，想當年你父母生你，又得個弟，何等歡喜！心中說道，與你又添了一個手足，遇有患難，你便有幫助不孤。益苦掙財產，惟恐你弟兄不得過日子。又娶個賢惠好人家女子與你為妻，巴不得妯娌和好，一家如張公九世同居。誰想你聽不賢妻話，分開同胞二弟，又奸狡倚強，欺占財產，以致爭訟。你可知天理不容，家財占的，到頭來一場空而無用，還留下這臭名兒。我這冥司，且不饒你。叫鬼使押他在抽筋地獄。他忘了手足恩情，便抽他手足之筋。他忘了同胞之義，便抽他渾身之筋。」獄主說罷，又查他後代應有一脈三孫，乃使他似祖積惡，仍還他個弟兄相競。只因殺虎有這一種根因，所以李大老生了三子尚幼，未有妻室，未曾成人，卻萌孽根由，已先呈露。家中有座花園，園中有各色花樹。但見：

棠棣花連芳共蒂，牡丹花獨佔群芳。

芍藥花紅妝金縷，海棠花嬌媚妖嬈。

白梅花玉骨冰肌，黃菊花傲雪凌霜。

紫荊花胭脂染就，繡球花白雪平鋪。

這園中萬卉千葩，卻也數不盡；三春四季，卻也不同開。有色無香的真也可愛，有香無色的實也堪聞。李殺虎在日，朝夕在園中賞玩名花，相共的都是交情契友。可恨他這園是祖父遺來，便與二弟有分。他倚著強梁，便是二弟腳也不肯與他進園。積了這根因，就生出一樁怪事。只見李大老一日正在園中賞那紫荊花，樹下飛出幾只禽鳥來，一隻一隻飛到空中，亂相撲相啄。也有飛去的，也有落下來的。李老怪疑，近前一看，乃是幾只鴻雁，見人來便往樹根下鑽入不見。李大老正疑，叫小僕取鋤掘樹根，只見土穴內鑽出幾個大碩鼠，扛著一個黃貓。那貓三足無脛，其一足脛被鼠見咬而齧。李大老乃大詫異，遂掩其土，一向並未與人言。今因張老在祖師前說出，副師三人奉師旨到李家中剿除這怪，李方說出。乃領著三位高僧，到樹下週遭一看，只見副師見了乃向尼總持道：「師弟，你知這根因麼？」尼總持點首道：「知其一。」副師又向育師道：「二弟知這根因麼？」道育也點首道：「知其一。」副師笑道：「你等知其一，尚未盡知。」乃向尼總師附耳道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尼師答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